

門口 12
號 3513
卷 5

土行
冊號
函八十一

經傳釋詞卷九

清 高郵

王引之著

日本江戶

東條詰點

終 羣

家大人曰。終。詞之既也。僖二十四年左傳注曰。終猶已也。已止之已。曰終。因而已然之已。亦曰終。故曰。詞之既也。詩終風曰。終風且暴。毛傳曰。終日風爲終風。韓詩曰。終風西風也。此皆緣詞生訓。非經文本義。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暴也。箋曰。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此因經文下有且字。故增既字。以成其義。而不知經文之終卽既也。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穀。迴風爲飄。以上大句通釋詩詞。而不及終風。又曰。日出而風爲暴。風而雨土爲霾。陰而風爲曠。以上三句專釋此詩。而亦不及終風。則終爲語詞明矣。下文終風且霾。終風且曠。義並與此同。燕燕曰。終溫且惠。淑

慎其身。言既溫且惠也。正義曰：終當顏色溫，北門曰：終，寔且貧。莫知我艱。言既寔且貧也。和且能恭順失之，以爲禮，又近困於財，失之，伐木曰：神與和而齊。之聽之終和且平。言既和且平也。那曰：既和平是也。箋曰：神功也，失之，正月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言既長憂傷。又仍陰雨也。大有失之。正月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言既善且有也。箋曰：君於己祿薄，終不足，伐木曰：神善且收而傷矣。又將仍憂於陰雨，失之，終與既同義。故或上言終而下言且，或上言終而下言又。說者皆以終爲終竟之終。而經文上下相因之指，遂不可尋矣。又葛藟曰：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言既遠兄弟也。傳曰：兄弟之道，已相遠。箋曰：今已遠棄族親，已亦既也。正義曰：王終是遠於兄弟，失傳箋之意矣。鄭揚之水曰：終鮮兄弟。維予與女。言既鮮兄弟也。箋曰：後竟寡於兄弟之恩，訓終爲竟，定中方中。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然猶而也。見然字下，言既而失之。

然詩作馬

允臧也。

此言文公既遷而得吉，信如卜所云也。終然猶既而已也。列女傳節義傳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

終而能改，卒霸天下。言既而能改也。正義曰：終然信善非直當今而已，則誤以終爲終竟之終矣。說者以終爲終竟，亦失之。引之謹案載馳曰：許人尤之。眾穉且狂。眾讀爲終。古字多借衆爲終。史記五帝紀，恬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衆。詩振鷺以永終譽。後漢書崔駰傳，終作衆。韓策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史記刺客傳，終作衆。終既也。穉，騎也。管子重令篇，工以雕文，刻鏤相穉，以其十乘驕穉莊子。此承上文而言。女子善懷，亦各有道。是我之欲歸，未必非也。而許人偏見，輒以相尤。則既騎且妄矣。蓋自以爲是。騎也。以是爲非。妄也。毛公不知衆之爲終而云是乃衆幼穉且狂。許之大夫，豈必人人皆幼邪。

說文曰：誰，何也。常語。

王曰：指贊。指，指墓門曰：咷而不。指贊

誰

爾雅曰。誰答答也。郭注曰。誰發語辭。詩墓門曰。知而不已。誰答然矣。鄭箋用爾雅。邵氏二雲。爾雅正義曰。釋詁云。疇。誰也。誰疇一聲之轉。詩言。誰答。猶檀弓言疇答之夜也。故爲發語辭。

孰

爾雅曰。孰。誰也。常語。以林木與人而云長八界也。且五孰猶何也。家大人曰。孰誰一聲之轉。誰訓爲何。故孰亦訓爲何。晉語曰。惠公出其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國人誦之曰。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孰何也。斯詞也。言何是人而有是臭也。韋注。孰。誰也。斯。斯。世。子。也。誰。使。是。人。有。是。臭。越語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歟者。言。惠。公。使。之。也。於。傳。意。不。合。乎。言有君如是。何可不爲之歟也。韋注。孰。誰也。誰。有。恩。惠。如。是。君。者。可。不。爲。之。歟。乎。亦。未。合。昭二十五年公羊傳曰。孰君而無稱。言何君而無稱也。論語八

佾篇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楚辭九章曰。孰兩東門之可蕪。呂氏春秋知接篇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爲之莽莽也。兩之字皆訓爲是。孰字竝與何同義。又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曰。則雖女親。庸孰能親女乎。庸孰皆何也。盧辨注。庸用也。孰。誰也。連言。庸。孰。者。古。人。恒。有。複。語。若。莊。子。言。庸。詎。矣。又。書。傳。中。言。孰。與。者。皆。謂。何。如。也。廣。雅。曰。與。如。也。秦。策。曰。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芑。弭。之。賢。對。曰。弗。如。也。齊。策。曰。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趙。策。曰。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今本不與下衍何如二字。辭見讀書雜志。是孰與卽何如也。故漢書司馬相如傳。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史記作何與寡人。

者 諸

說文者別事詞也。或指其事。或指其物。或指其人。或言者。或言也者。禮記檀弓魯人皆常語也。又爲起下之詞。或上言者而下有周豐也者。皆常語也。又爲起下之詞。或上言者而下言也。或上言也者。而下言也。易繫辭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亦常語也。字或作諸。禮記郊特牲曰。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入乎。或諸卽或者。僖九年左傳曰。以是藐諸孤藐小也。廣雅藐諸卽藐者。藐者孤猶言羸者陽耳。杜以藐爲縣藐諸爲諸子非是辯見經義述聞。爾雅釋魚。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句。果後弇諸句。獵諸亦者字。

者猶也也。禮記射義。射之爲言者繹也。猶曰射之爲言也繹也。鄭語公曰。周其弊乎。對曰。始於必弊者。言始於必弊也。又書傳

中。凡言何者者。並與何也同義。論語陽貨篇。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者與也亦同義。故皇侃本作惡利口之覆邦家也。

諸

士昏禮記注曰。諸之也。常語。

鄉射禮注曰。諸於也。亦常語。

小爾雅曰。諸乎也。詩日月曰。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毛傳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禮記祭義曰。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又曰。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稼狩。修乎軍旅。諸亦乎也。互文耳。故祭義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禮器諸作乎。樂記理發諸外。祭義諸作乎。

諸之乎也。急言之曰諸。徐言之曰之乎。禮記檀弓曰。吾惡乎哭諸。又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者。凡言有諸。文王世子曰。君王其終撫諸。僖二十三年左傳曰。天其或者將建諸。論語雍也篇曰。山川其舍諸。此皆之乎二字之合聲。

諸語助也。文五年左傳。皋陶庭堅不祀忽諸。服注曰。諸辭。見詩即柏

舟正

義。

之

之言之間也。若在河之洲之屬。是也。常語也。

之指事之詞也。若左右流之之屬。是也。亦常語。

之是也。故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亦常語。

之猶諸也。諸之一聲之轉。禮記少儀曰。僕者負良綏申之面拖

諸席。孟子滕文公篇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之亦諸也。互文耳。故詩伐檀篇。寘之河之側兮。漢書地理志。寘之作寘。諸襄二十六年左傳。棄諸堤下。五行志。棄諸作棄之。

之猶於也。諸之一聲之轉。諸訓爲於。故之亦訓爲於。禮記檀弓曰。之歟而致歟之不仁。之歟而致生之不知。言於歟而致歟之則不仁。於歟而致生之則不知也。鄭訓之爲往失之。大學曰。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言於其所親愛而辟也。鄭訓之爲適。亦失之。大戴禮事父母篇曰。養之内。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亦於也。互文耳。

呂氏春秋初篇注曰。之其也。書西伯戡黎曰。殷之卽喪。言殷

其卽喪也。微子曰。今殷其淪喪。詩旄邱曰。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上之字句中語助也。下之字則訓爲其言。旄邱之葛。何疏闊其節而不相附。毛傳誤。謂也。以喻衛之諸臣。何多日而不相救也。碩鼠曰。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言樂郊之民。誰其悲歎而長號者。明皆喜樂也。箋訓之爲往失之。禮記檀弓曰。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歟。請往。言聞其歟也。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言天子但樹瓜華。以供食而已。不收藏其種。以與民爭利也。正義曰。久藏之種。失之。昭十六年左傳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言斬其蓬蒿藜藿也。莊子至樂篇曰。壽者惛惛。久憂不效。何之苦也。言何其苦也。荀子王制篇曰。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之所以。其所以也。詩采綠曰。之子于狩。

言轍其弓。之子于鈞。言綸之繩。之亦其也。互文耳。一切經音義引易注曰。綸經理也。綸之。故孟子公孫丑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周官載師注。引此爲之氓。作爲其民之可訓。爲其亦可訓。爲之。互見其字下。

之猶若也。書殷庚曰。邦之臧。惟女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言邦若臧。邦若不臧也。牧誓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言牝雞若晨也。洪範曰。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也。金縢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言爾若許我也。又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若弗辟也。僖三十三年左傳曰。寡君之以爲戮歟。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宣十二年傳曰。楚之無惡除蕕。

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成二年傳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皆上言之。而下言若之。亦若也。互文耳。荀子正名篇曰。假之有人。欲南而惡北。性惡篇曰。假之有弟兄資財。而分者。假之皆謂假若也。

之猶則也。僖九年左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晉語曰。輶則榮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互文耳。

之猶與也。書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又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皆謂有司與牧夫也。某氏傳曰。惟慎擇考工記梓人曰。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有司牧夫而已。段氏若膺禮記校本謂之御當爲御之非也。而謂作其鱗與而也。而頰毛也。鄭注之而頰領也。以之而二禮字連讀失之。辨見經義述聞禮記月令曰。天子親載耒耜。搭之于參保介之御閒。謂保介與御

者之間也。鄭注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間。與字正釋之字段氏若膺禮記校本謂之御當爲御之非也。辨見經義述聞文十一年左傳皇父之二子歾焉。二子者公子穀甥。司寇牛父也。言皇父與此二子皆歾也。賈注曰。皇父與穀甥牛父三子皆歾杜注同。成十六年傳潘尪之黨。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傳摯。謂潘尪與黨申鮮虞與傳摯也。

之猶兮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曰。鶠之鵠之。公出辱之。三之字。竝與兮同義。

之語助也。詩君子偕老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其之翟也。之語助耳。蓼莪曰。鮮民之生不如歾之久矣。言不如歾久矣也。禮記射義。公罔之裘。鄭注曰。之發聲也。僖二十四年左傳。介之推杜注曰。之語助。凡春秋人名中有之字者。皆放此。

旃

旃之也焉也。詩陟岵曰。上慎旃哉。毛傳曰。旃之也。采苓曰。舍旃。
舍旃箋曰。旃之言焉也。舍之焉。舍之焉。之旃聲相轉。旃焉聲相
近。旃又爲之焉之合聲。

是氏

廣雅曰。是此也。常語。

是猶於是也。書禹貢曰。桑土既蠶。是降邱宅土。言於是降邱宅
土也。詩葛覃曰。是刈是濩。正義曰。於是刈取之。於是濩煮之。
是猶寔也。詩閟宮曰。是生后稷。言姜嫄寔生后稷也。字或作氏。
大戴禮帝繫篇曰。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句氏產青
陽及昌意。言寔生青陽及昌意也。禮記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

是職方。言寔主東西二方之事也。論語季氏篇曰。求無乃爾是
過與。言爾寔過也。寔字亦作實。僖五年左傳。鬼神非人實親。惟
德是依。實亦是也。互文耳。是訓爲寔。故寔亦訓爲是。見寔字下。
是猶之也。詩氓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言反之不思也。大戴禮
文王官人篇曰。平人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使是使
之也。襄十四年左傳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言未之有也是訓
爲之。故之亦訓爲是。互見之字下。

是猶祇也。論語爲政篇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言祇謂能養也。
是與祇同義。故薛綜注東京賦曰。祇是也。
是猶則也。大戴禮王言篇。教定是正矣。家語作正。教定則本正
矣。鄭語曰。若夏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韋注曰。夏以君道導之。

平人之人
仁
大戴禮作

則易取。

是猶夫也。禮記三年問曰。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今是作今夫。荀子宥坐篇曰。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今夫作今是。墨子天志篇曰。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内。故愛楚之人。苟子榮辱篇曰。今是人之口腹。富國篇曰。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並與今夫同義。孟子公孫丑篇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是小丈夫。夫小丈夫也是訓爲夫。故夫亦訓爲是。互見夫字下。是故是以皆承上起下之詞常語也。

時

爾雅曰。時是也。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

寔

爾雅曰。寔是也。詩小星篇。寔同。春秋桓六年。寔來。公羊傳曰。寔來者可。猶曰。是人來也。穀梁傳曰。寔來者是來也。寔與是同義。故秦誓是能容之。大學是作寔。經傳作實者。俗字耳。易既濟九五。實受其福。坊記。實作寔。寔。韓奕篇。實墉實塈。實祓實藉。鄭箋。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是同聲。寔是也。觀禮伯父實來。鄭注今文。實作寔。皆當以寔爲正字。實爲俗字。

只旨咫輶

說文。只語已詞也。詩燕燕曰。仲氏任只。鄘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傳。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字亦作輶。莊子大宗師篇曰。而奚來爲輶。崔譏注。輶辭也。楚辭大招句末皆用只字。

只亦句中語助也。詩樛木及南山有臺。采菽。並曰。樂只君子。北風曰。旣亟只且。君子陽陽。曰。其樂只且。字亦作旨。左傳襄十一

年二十四年及昭十三年引詩竝作樂旨君子。

只。詞之耳也。襄二十七年左傳曰。諸侯歸晉之德。只。杜注。只辭。非歸矣。韋注。只。只。天閒失之。又案今本不能行下有也字。後人妄加之也。行下有也字。則只字當下屬爲句。韋解只字亦當在句末矣。今注在只字下。故知只字上屬爲句。而行下本無也字也。今刪去也字。韋注。只言少也。此言少知天民則。只亦與只同。

只。詞之則也。賈子淮難篇曰。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只。躁促而弗用也。皇帝之令。只。批傾而不行也。又曰。陛下無負也。如是。只。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王子。罪人之子也。又曰。是立。只。泣沾衿。臥。只。泣交項。以上諸只

字。竝與則同義。故連語篇。墻薄。只亟壞。繪薄。只亟製器薄。只亟毀。酒薄。只亟酸。新序雜事篇。只竝作則。

啻反施智

翹適

說文。啻語時不啻也。一切經音義卷三。引蒼頡篇曰。不啻多也。書多士曰。爾不啻不有爾土。無逸。曰。不啻不敢含怒。秦誓。曰。不啻如自其口出。多士釋文。曰。啻徐本作翹。孟子告子篇。曰。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翹食重。莊子大宗師篇。曰。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翅竝與啻同。字亦作適。家大人曰。說文。適。從辵啻聲。適啻聲相近。故古字或以適爲啻。秦策。曰。疑臣者不適三人。不適與不啻同。故高注讀適爲翹。史記甘茂傳。作疑臣者非特。三人。非特猶不啻也。孟子告子篇。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

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適亦與啻同。故趙注曰。口腹豈但爲肥長尺寸之膚邪。但字正釋適字。而孫宗古不爲適字作音。蓋已不知其爲啻之俗字矣。又曰。莊子胠篋篇。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案何適而無有道邪。本作何適。其有道邪。適與啻同。言豈但有道而已哉。乃聖義知仁五者皆備也。後人不知適與啻同。而誤讀爲適齊適楚之適。因妄改之耳。淮南道應篇作奚適其無道也。無字亦後人所改。呂氏春秋當務篇作奚啻其有道也。魯語奚啻其聞之足也句法正與此同

正後人妄改之非。而陸氏莊子釋文。不爲適字作音。則所見本已非其舊矣。

祇 多

詩我行其野。日成不以富。亦祇以異。毛傳曰。祇適也。常語也。字或作多。襄二十九年左傳。祇見疏也。正義。祇作多云。多見疏。猶論語云。多見其不知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家大人曰。襄十四年左傳。荀偃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多讀爲祇。祇適也。言若不班師。則適爲秦所禽獲而已。杜注曰。恐多爲秦所禽獲。非也。又昭二十五年公羊傳。子家駒曰。季氏得民眾久矣。君無多辱焉。多亦讀爲祇。言君無適自取辱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君祇辱焉。是也。釋文。多字無音。蓋不知爲祇之俗字。引之謹案。定十五年左傳。存亾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多亦讀爲祇。言事楚則適自

取貢獻之費也。昭十三年傳曰。祇取辱焉。二十六年傳曰。祇取誣焉。定四年傳曰。祇取勤焉。哀十四年傳曰。祇取死焉。文義正相合也。哀八年傳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己也。多亦讀爲祇。言不足以害吳人。而適傷魯之國土也。僖十五年傳曰。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哀十三年傳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文義正相合也。釋文多字無音。皆失之。

適

適謂適然也。詩伐木曰。甯適不來。微我弗顧。昭十七年左傳曰。鳳鳥適至是也。

適猶是也。荀子王霸篇。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句適人之所以來我也。上適字訓爲往。下適字訓爲是。言我之所以往。即是人

之所以來。不可不審也。呂氏春秋胥時篇曰。王子允見五子胥。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言是吾所甚惡也。劉歆與揚雄書曰。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於殊語。欲以驗考四方之事。適子雲攘意之秋也。言是子雲攘意之秋也。適猶若也。韓子內儲說。鄭袖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言王若有言也。又曰。秦侏儒善於荆王左右。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言荆若有謀也。外儲說右篇。國羊謂鄭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言臣若不幸而有過也。

識

識猶適也。家大人曰。成十六年左傳。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言適見不穀而趨也。晉語作屬見不穀而下。韋注曰。屬適也。適

與識之同訓。猶適與直之同訓也。孟子告子篇曰。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言豈直爲尺寸之膚也。直如直不百步耳之真。識直二字。於古音屬職部。適於古音屬錫部。適之爲識。猶適之爲直也。識與適同義。而不同音。九經古義。謂識當爲適。非也。

屬音燭

屬適也。成二年左傳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杜注曰。屬適也。昭四年傳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魯語。吾屬欲美之。韋注亦曰。屬適也。史記留侯世家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屬猶祇也。昭二十八年左傳。及晉語。並云。願以小人之腹爲君

子之心。屬厭而已。言祇取厭足而已也。韋注曰。屬適也。適小飽足。則自節止。近之。杜以屬爲足。古無此訓。非也。

止

詩草蟲曰。亦旣見止。亦旣觀止。毛傳曰。止辭也。

所

所者。指事之詞。若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之屬。是也。常語也。所猶可也。晏子春秋雜篇曰。聖人非所與嬉也。非猶不也。言聖人不可與戲也。墨子天志篇曰。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矣。今人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所以可以也。莊子知北遊篇曰。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言可以相

齒也。鹽鐵論未通篇曰。民不足於糟糠。何橘柚之所厭。何橘柚之可厭也。史記淮陰侯傳曰。非信無所與計事者。言無可與計事者也。漢書所作可是其證矣。所與可同義。故或謂可爲所或謂所爲可。互見可字下。

所猶若也。或也。書牧誓曰。爾所弗勸。其于爾躬有戮。言爾若弗勸也。史記周本紀集解引鄭注詩牆有茨曰。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言若可道也。僖二十四年左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言若不與舅氏同心也。論語雍也篇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言。予若否也。又宣十年左傳曰。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言若有玉帛之使也。孟子離婁篇曰。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

者。幸也。言國之或存者。幸也。

所語助也。書無逸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言君子其毋逸也。君子謂人君也。所語助耳。鄭注君子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皆失之禮記檀弓曰。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言君母辱命也。鄭注無所辱命辭不受也則所語助猶言君母辱命耳成二年左傳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義與此同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鷗約之。言母用盟也。何注無用爲盟昭二十五年傳曰君無所辱大禮。言君母辱大禮也。

爾雅曰。矧况也。常語。

矧猶亦也。書康誥曰。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言元惡大憝者。

亦惟此不孝不友之人。又曰。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瘳厥君言。不率大戛者。亦惟此瘳厥君之人。下云。亦惟君惟長文義正相近也。君奭曰。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疾甸矧咸奔走。言亦咸奔走也。

矧猶又也。大誥曰。甯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言又亦惟卜用也。酒誥曰。女訥毖殷獻臣疾甸男衛。矧大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女剛制于酒。矧惟又惟也。下云。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是也。召誥曰。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言既曰稽古人之

德。又曰。稽謀自天也。以上二條。皆非況之一訓所能該也。

爽

爽發聲也。書康誥曰。爽惟民迪吉康。又曰。爽惟天其罰殛我。皆是也。某氏傳。訓爽爲明。則義不可通。凡書言洪惟。爽惟。不惟。誕惟。迪惟。率惟。皆詞也。解者皆失之。

庶

論語先進篇曰。回也其庶乎。易繫辭傳曰。顏氏之子。其始庶幾乎。詩鬼爰正義引易說曰庶幸也幾覩也爾雅曰。庶。幸也。庶幾。尙也。常語也。

尙上

說文曰。尙庶幾也。字亦作上。詩陟岵篇。上慎旃哉。漢石經。作尙。詩小弁箋曰。尙猶也。常語。

說文曰。尙曾也。又曰。曾。詞之舒也。

逝 噬

逝發聲也。字或作噬。詩日月曰。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言不古處也。碩鼠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言將去女也有狀之杜。曰。彼君子兮。噬肯適我。言肯適我也。桑柔曰。誰能執熟。逝不以濯。言不以濯也。逝皆發聲。不爲義也。傳箋。或訓爲逮。或訓爲往。或訓爲去。皆於義未安。

率

率用也。詩思文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毛傳曰。率用也。正義曰。釋詁云。率由自也。由自俱訓爲用。故率爲用也。案帝命率育謂養萬民也。箋曰。率循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失之。家大人曰。書堯典曰。蠻夷率服。

率用也。言爲政如此。則蠻夷用服也。某氏傳曰。相率而來服失之。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率用也。百獸用舞。猶上文言神人以和耳。

又皋陶謨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諾。下二句相對

爲文。率與允皆用也。

說見允字下。鄭注曰。百獸相率而舞。衆正之官信得其諾。和皆失之。鄭注見周官大

司樂盤庚曰。率籲衆戚。出矢言。率用也。籲呼也。戚貴戚也。矢誓

也。言民不肯遷。盤庚用呼衆貴戚之臣。出誓言。以曉喻之也。

誓言

猶誥言也。爾雅誥誓謹也。郭注曰。皆所以約勒謹戒衆。是也。某氏傳曰。籲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皆非是。尚書後案已辨。

多士曰。予惟率肆矜爾。率用也。肆緩也。言予惟用肆赦矜

憐爾也。君奭曰。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句法與此相似。

傳曰。我惟見經義述聞。辨

呂刑曰。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棐彝。率用也。言能明于刑之中。正用治于民。輔成常教也。

傳曰。循道以治於民失之。詩

載見曰。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亦謂用見昭考也。載見辟王。率見昭考。皆指諸侯言之。箋曰。伯率之見於武廟。家大人曰率。語助也。文選江賦注引韓詩章句曰。聿辭也。聿與率聲近而義同。書湯誓曰。夏王率過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馬注。衆民不和。同失之。見史記殷本紀集解。增伯字以成其義。失之。相率怠墮能保。又有殷也。率語助耳。王肅注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失之。辭見經義述聞。我祖底遂陳于上下。立政曰。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案。救安也。功事也。言武王惟安其故事。不敢廢文王之義德。又惟謀從寬容之德也。兩率字皆語助。某氏傳曰。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皆失之。逸周書祭公篇曰。俾百僚乃心率輔弼予一人。孔注使百官相率。以上諸率字皆語助耳。解者皆失之。輔弼我失之。孔注使百官相率。以上諸率字皆語助耳。解者皆失之。孔

式

式語詞之用也。詩斯干曰。式相好矣。是也。常語也。式發聲也。爾雅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詩式微箋用爾雅云。式發聲也。

經傳釋詞

卷九

經傳釋詞卷九

終

經典釋詞卷十

清高郵王引之著

日本江戶東條誥點乙

彼

彼匪也。詩桑扈曰：彼交匪敖。襄二十七年左傳說此詩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成十四年引詩：彼交匪傲。漢書五行志作匪徼。匪徼采菽曰：彼交匪紓。荀子勸學篇引作匪交匪舒。是彼訓匪也。交讀爲姣。姣悔也。匪交匪敖。匪交匪紓。皆謂不侮慢也。說者以彼爲彼此之彼。交爲交接之交。失之。辯見經義述聞

末無也。常語。

經傳釋詞卷十

卷十

彼末蔑

未猶未也。檀弓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縣貢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未猶未也。之是也。指御而言。言倉卒出戰。未卜我御。故不得其人。以致蹇駕。蓋以罪縣貢父也。

未猶勿也。禮記文王世子曰。命膳宰曰。未有原。鄭注曰。未猶勿也。勿有所再進。

未發聲也。哀十四年公羊傳曰。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未蓋發聲。末不亦不亦也。也猶邪也。言不亦樂乎。後世堯舜之知君子邪。下文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正申明此句之意。

蔑

蔑無也。常語。

蔑猶不也。成十六年左傳曰。甯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晉語曰。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不從也。

比

比皆也。說文曰。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鍇曰。比皆也。孟子告子篇曰。比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家大人曰。比猶皆也。言耳目與心。皆天之所與我者。而心爲大。趙注以比爲比方。謂比方天所與人性情失之。秦策曰。頓足徒裼。犯白刃。踏煨炭。斷歟於前者。比是也。鮑彪於比下增一比字曰。比或改比爲此。改趙注比方爲此。乃尤非。是韓子初見秦篇。比作皆。齊策曰。中山再戰比勝。言再戰皆勝也。大戴禮保傳篇曰。於是比選天下。端士漢書賈誼傳。比作皆。

薄

薄發聲也。詩葛覃曰。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又芣苢曰。薄言采之。
傳曰。薄辭也。時邁曰。薄言震之。韓詩薛君傳。與毛傳同。後漢書李固傳

注引

每

每雖也。爾雅曰。每有雖也。詩常棣曰。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又曰。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每有猶雖有耳。箋曰。雖有善同門來。茲對
之長歎而已。

不 不 否

不弗也。常語。

玉篇曰。不詞也。經傳所用。或作不。或作否其實一也。有發聲者。

又曰當作
康誥

有承上文者。其發聲者。書西伯戡黎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某氏傳曰。我生有壽命在天。蓋不爲發聲。不有有也。與他處不訓爲弗者。不同。不有命在天下。不須加乎字以足之。史記殷本紀云。我生不有命在天。康誥曰。惟乃不顯考文王。不顯考。顯考也。通作不。乎失之矣。上一字乃發聲箋解。酒誥曰。不惟曰爾克永觀省。此與不訓爲爲豈不顯失其意矣。下倣之。又曰。女不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召誥曰。其不能者多失之。又曰。女不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召誥曰。其不能者多失之。又曰。靈承于旅。君奭曰。不單稱德。又曰。不若有夏歷年。洛誥曰。誠于小民。不語詞。其不能。其能也。顧命曰。其能而亂四方。又曰。不若。鄭注曰。其能而亂四方。公稱不顯德。不顯德。顯德也。不語詞。多士曰。不靈承帝事。不語詞。不靈承。不克靈承于旅。君奭曰。不單稱德。又曰。不承無疆之恤。多方曰。罔不惟進之恭。又曰。爾尚不忌于凶德。不語詞。不忌忌也。繙衣以凶德爲戒也。傳解爲不自忌入於凶德。失之。文侯之命曰。不顯文武。繙衣引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不語詞。不迪迪也。故古文尚書作不。孟子滕文公引播刑之迪。鄭以不爲衍文。失之。

經傳采言

卷一

不 不 否

三

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顯哉承哉贊美之詞。不則日。不顯不承。傳云。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則不爲發聲。可知。箋乃云。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失其意矣。不顯不承。卽不顯不承。趙注。訓不爲大。亦失之。逸周書大臣曰。二三子不尙助不穀。不趙注。訓不爲大。亦失之。逸周書大臣曰。二三子不尙助不穀。不字訓爲弗。上不字則語。詞孔晁注云。不尙尙也。皇門曰。不承萬子孫祭公曰。公稱不顯之德。又曰。我不則寅哉寅哉。孔注云。不則言則也。芮良夫曰。不其亂而詩匏有苦葉。曰。濟盈不濡軌。傳曰。濡漬也。由輶以下爲軌。又解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箋云。渡深水者必濡其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案。軌車轉頭也。去地三尺有三寸。濟盈無不濡軌之理。不益語詞。不濡濡也。言濟盈則濡軌。此理之常也。而違犯禮義者。何反其常乎。牡猶雄也。正義曰。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此其定例耳。若散則通。故書曰。牝雞之晨。傳曰。獲其雄狐。是也。據此則雌雄亦得稱牝牡。雉鳴求其牡者。謂求其雄也。言鳥獸所求。必於其耦。何夫人之所求。非其耦乎。牡卽雉之雄者。故曰其牡。若屬之走獸。不得言其矣。傳箋失之。常棣曰。鄂不韁韁。傳云。鄂猶鄂。鄂然言外發其矣。傳箋失之。常棣曰。鄂不韁韁也。韁韁光明也。則不字乃

語詞。鄂不韁韁。猶言天之沃沃耳。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爲拊拊。鄂足。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韁韁然盛。古聲不拊同案。詩詠草木之華。皆直美其華之色。無以鄂足言之者。且韁韁光明華色。則然。鄂足隱在華下。安所見其韁韁哉。鄭亦知鄂足不得言韁韁。乃爲之說云。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韁韁然盛。迂回而難通矣。王肅述毛云。不韁韁言韁韁也。以興兄弟能和睦。外禦則彊盛。而有光耀。若常棣之車攻。曰。徒御不警。大庖不盈。傳云。不警。警華發也。斯言得之。車攻曰。徒御不警。大庖不盈。也。不盈盈也。否難知也。否語詞。否難知。知難知也。言其心孔艱。不可測也。箋乃則不爲語詞。與訓弗者不同。不必增字以足之解。爲何人斯曰。知也。桑扈曰。不戢不難。受福不弔。傳云。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爲語詞。箋乃云。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失之。宛柳。曰。有宛者柳。不尚息焉。箋云。有宛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故句末。有宛者柳。不尚渴焉。文王。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云。用焉字。有宛者柳。不尚渴焉。文王。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云。周也不顯。顯也。不時。時也。則不爲語詞。猶有爲語詞也。箋乃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天命之不是乎。失之。此不字與訓弗者不同。

不必增乎字。又曰：不顯亦世。此不字亦語詞傳解。不以足其義也。又曰：不顯亦臨。此不字亦語詞傳解。不以足其義也。則與之字文義不相承矣。以是明之。又曰：其麗不億。不語詞。則與之字文義不相承矣。以是明之。又曰：子孫千億耳。箋大明曰：不顯乎解。又曰：其麗不億。不語詞。則與之字文義不相承矣。以是明之。也、商之孫子。其麗不億。猶曰：子孫千億耳。箋大明曰：不顯其光。以爲不徒億失之。趙岐孟子注誤與箋同。

傳云：然後可以顯其光輝。則不爲思齊曰：不顯亦臨。傳云：以顯爲語詞。箋乃云：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或又解爲幽隱之處。此皆誤以不爲弗。故說之多歧。不知不顯之不語詞與他處訓爲弗者不同也。又案亦字語詞與亦既見止亦況其王之不顯亦世。又曰：肆戎疾不殄。烈假不暇。傳云：大疾害人者流之亦同。非謂顯固臨不顯亦臨也。例以下句之無射亦保。文而文義自明。又曰：肆戎疾不殄。烈假不暇。傳云：大疾害人者烈業假大也。箋云：厲假皆病也。暇已也。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己。案不語詞不殄殄也。不暇疾之絕。癟蠱之已。皆鬼神保祐也。不殄不暇。文義已足。不必迂回其說。而云不絕之而自絕。不已之而自己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傳云：言性與天合也。正義云：毛以爲言文王之聖德。自生知。無假學習。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

不待臣之諫諍。亦自入於道。案不語詞不聞聞也。不諫諫也。式不用也。入納也。言聞善言。則用之。進諫則納之。宣二年左傳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是納諫爲入也。傳說失之。箋又云：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乏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其說。尤疏。亦字亦語詞。豈謂聞固式。不聞亦式。諫固入。不諫亦入邪。下武曰：不遐有佐。傳云：遠則不爲。生民曰：上帝不甯。不康禋祀。傳云：不甯甯也。不康康也。則不爲語詞。夷來佐。不妥之。又不安。徒以卷阿。曰：矢詩不多。傳云：不多也。抑曰：萬民是不禋祀而無人道。失之。召閔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承。今本作萬民靡不承。釋文靡不承一本靡作是案作是者。是一本爲長。不語詞不承。承也。爾雅云：是則也。萬民是不承。言萬民則承順之矣。不須加乎字以足其義。崧高曰：不顯申伯。傳云：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則不爲語詞。箋乃云：心猶與大明不顯其光同。正義云：可謂不顯其禮之有光榮乎。失之。召閔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灾貧也。灾與富相對爲文。言昔也。賢人食錄。其富如是。今也。賢人失所。其貧如此也。變貧言疚。以與富爲韻耳。傳解維昔之富。

不如時云。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解。維今之疚不如茲云。今則病賢也。箋云。時今時也。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蓋皆訓不爲弗失。又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箋云。池水之溢由外灌焉。今言由之也。案不語詞不云自頻也。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云自中也。又曰。不哉我躬。箋云。是不哉王之身乎。清廟曰。不顯不承。說見上。維天之命曰。於乎不顯。烈文曰。不顯維德。不發聲。箋解爲不顯。成康。不顯成康於穆清廟伊嘏文王。勤明其德。勤明其德。承失之。執競曰。不顯成康。不顯成康於穆清廟伊嘏文王。不語詞不須加。爲不顯乎失之。那曰。亦不夷憚。箋云。亦不說憚也。案乎字以釋之。禮記射義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不從之不訓爲弗不在之不爲語詞。非字以語急而省之尤非。又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旌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爲弗不在之不爲語詞。僖二十八年左氏注。不倦不變不亂之不訓。傳曰。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多方日。降顯休命于成湯。宣四

年曰。若敖氏之鬼。不其餕而襄。二十九年曰。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正義引服虔云。不尚尚也。尚當取女叔侯殺之。昭三年曰。昧旦不顯。不語詞。不昧旦時。卽已光明其德。晉語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杜注。訓不爲大失之。不亦亦也。僖二十五年左傳。君其禮焉。文義與此同。爾雅釋器曰。不律謂之筆。律筆不則發聲也。聲近而語轉。釋邱曰。夷上洒下不滯。郭注曰。不發聲也。孫釋魚曰。若屬是也。案不爲發聲故亦可肖。龜左倪不類右倪不若。邢疏曰。不發聲也。周禮西龜曰。鬻屬北夫吾懼之。趙注謂雖敵人被褐。而謂之疏矣。楚詞招魂曰。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王注云。不奇奇也。猶詩云。不顯文王。東周策曰。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不必必也。不語詞。鮑彪注曰。不必猶之而稱。

不可失之。秦策曰。楚國不尚全事。高注曰。不尚尙也。史記楚世家。作吾國尚可全明。不爲語詞。三苗乃敘也。諸家皆盤庚曰。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此不字訓誤訓。不爲大下倣此。盤庚曰。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此不字訓。上生生。王用不欽。固有逸言。民用不變。又曰。女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女有積德。不乃猶言於是也。傳解爲大乃敢言。則文不成義。又曰。女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不降。與女罪疾。猶言乃降。又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不乃與女罪疾。小司寇曰。至于旬。又曰。無祚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不要囚。乃蔽之。文義正同。又曰。既斷行是誠信之道。於梓材曰。后式則敏德。不則猶言於是也。既斷行是誠信之道。於梓材曰。后式是勉行德教也。傳解爲大法敏德。失之。典集庶邦不享。言君能和集庶邦。於是庶邦來享也。名誥曰。厥既命殷庶。庶殷不既誤訓大又亂。其字之先後矣。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言是人於是有過也。傳謂是人則大有過。既誤訓大又亂。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言既灼知厥若。於是厥口。詛祝也。立政曰。我其立政。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言民於是厥心違怨。立政曰。我其立政。不維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維我後嗣。旁建宗子。不維周之始。弁。嗚呼。天子三公。監于夏之既敗。不則無遺後難。言於是無是使治之也。下文文義正同。逸周書。祭公曰。天之所錫。武王時疆土。不維周之始。于萬億年。守序終之。既畢。不乃有利宗。言於是。有利宗也。不維文王由之。皆承上之詞也。凡此皆古人屬詞之常例。後世解經者。但知

不之訓。弗否之訓。不之訓大。而不知其又爲語詞。於是強爲注釋。而經文多不可通矣。三危既宅。三苗不敘。厥旣命殷庶庶。殷不作。旣誕否。則侮厥父母。皆先言旣而後言不。其爲承上之詞。顯然明白。而史記夏本紀乃云三苗大敘。則知三代語言。漢人猶難徧識。願學者比物醜類。以求之。

不否非也。呂刑曰。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墨子尚賢篇引。作女何擇否人。今本否誤作言。蓋篆書否字作酉。言字作吾。亦相似故否。形相似。隸書否字或作吾。言字或作吾。亦誤爲言。何敬不刑。何度不及。尙同篇曰。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游佚而錯之也。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是不也。否也。皆非也。故非敢謂之不敢。士相見禮。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今文不爲非是也。苟非謂之苟不。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正義曰。不非也。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是也。豈非謂之豈不。莊子讓王篇。先生不受。豈不命邪。荀子君道篇。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是也不與非同義。故有時互用。大戴禮王言篇。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墨子非命篇。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舉故罰也。不亦非也。

不否無也。堯典曰。否德忝帝位。言無德也。傳曰。否不也。不亦無也。王風君子于役曰。不日不月。言無一定之日月。序所謂行役無期度也。

周官大司馬曰。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言師無功也。與上若相對。大學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言事所必無也。下文其所爲文。其薄者厚。未之有也。與此文異而義同。莊十四年左傳曰。人無釁焉。妖不自作。自由也。言妖無由作也。正義曰。妖孽不晉語曰。不本而犯。言無本也。無本謂言不本於兒兒不本於情。卽上文所謂中不濟而外強之外。內類而言反之也。韋注謂行不本仁義失之。論義述聞。故洪範無偏無黨。無黨無偏。史記張釋之見經。馮唐傳贊引。作不偏不黨。不黨不偏。呂刑。鰥寡無益。墨子尚賢篇。引作鰥寡不益。秦策。一戰不勝而無齊。韓子初見秦篇。作不齊。

不母也。勿也。大雅板曰。無敢戲豫。無敢馳驅。昭三十二年左傳

引。作不敢戲豫。不敢馳驅。無與母通。不亦母也。召誥曰。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居言王顧畏民。居母敢或後也。孟子滕文公篇。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言我將往見夷子。夷子勿來也。

非

玉篇曰。非。不是也。常語。

服虔漢書蕭何之傳注曰。非。不也。書盤庚曰。肆予冲人。非廢厥謀。言不廢厥謀也。又曰。各非敢違卜。某氏傳曰。君臣用謀。不敢違卜也。大戴禮記保傅篇。人性非甚相遠也。漢書賈誼傳。非作不。

匪

詩木瓜傳曰。匪。非也。常語。

匪不也。詩殷武曰。稼穡匪解。言不懈也。車牽曰。匪飢匪渴。箋曰。雖飢不飢。雖渴不渴。周語引頌曰。莫匪爾極。韋注曰。匪不也。無不於女時得其中也。

廣雅曰。匪。彼也。家大人曰。詩小閨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襄八年左傳引此詩。杜注曰。匪。彼也。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猶下文言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瀆于成。亦猶兩無正日如彼行邁也。箋曰。匪非也不行而坐圖遠近失之。又定之方中曰。匪直也人。傳匪徒庸君訓匪直爲匪。秉心塞淵。言彼正直之人秉心塞淵也。徒人爲庸君皆失之。都人士曰。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匪風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言彼風之動發發然。彼車之驅偈偈然也。傳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漢書王吉傳。吉引詩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皆失之。都人士曰。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

旗。言彼帶之垂則有餘。彼髮之卷則有旗。猶上文言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也。箋曰。言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當有旗也。失之。解者訓匪爲非。故多不安。

無母。亾。忘。妾。

無母。勿也。常語。

孟康注漢書貨殖傳曰。無。發聲助也。字或作毋。詩文王曰。無念爾祖。傳曰。無念念也。抑曰。無競維人。執競曰。無競維烈。傳竝曰。無競競也。箋解。抑篇曰。無彊於得賢人。解烈文曰。無彊乎維得賢人也。解執競及武篇曰。無彊乎其克商之功業。皆誤以爲有。隱十一年左傳。無甯茲許公復奉其社稷。襄二十四年。無甯使人謂子子實。生我。杜注竝曰。無甯甯也。襄二十九年。且先君而有知也。母甯夫人。而焉用老臣。服虔注曰。母甯甯也。

甯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魯語曰。彼無亦置其同類。韋注曰。無亦亦也。周語曰。無亦擇其柔嘉。無亦亦也，韋注曰。無亦不亦也。失之，下晉語同。又曰。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晉語曰。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楚語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無亦亦也，舍謂不女亦謂我老而舍我可也。奈何又謗我邪？是所謂其老不欲人之見而諫戒之也。故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又引衛武公之言曰。無謂我老成二年。左傳曰。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襄二十四年曰。無亦是務乎。昭二十三年曰。無亦鑒乎。若敖盼冒至于武文並同。是無爲發聲也。又書微子曰。今爾無指告。予顛濟。若之何其。某氏傳曰。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隕濟墜無發聲無指告。指告也。指讀曰底底致也。襄九年左傳曰。無所底告。盤庚曰。其惟致告。是也。言我殷將顛墜。若何而可。今爾其致告我。以救之之道乎。倒文則曰。今爾無指告。予顛濟若之何其耳。作傳者不知無爲發聲。指告爲底告。故文義乖而句讀亦其耳。作傳者不知無爲發聲。指告爲底告。故文義乖而句讀亦其耳。作傳者不知無爲發聲。指告爲底告。故文義乖而句讀亦

舛也說詳經義述聞詩小閔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抑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亾。水之流滔滔不返。無論智愚賢否。將相率而底於敗。此無罪。淪胥以亾。淪胥以亾也。言皇天弗尚。禍亂日生。如泉水之流滔滔不返。周之君臣。將相率而底於敗亾也。兩無正。曰。若以自濁敗解抑篇。則曰。無自率行爲惡。皆與之以亾。俱誤以無爲戒。禮記祭義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無人爲大人。人詞禮記曾子大孝篇。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則無爲發聲。可知正義曰。天地生養萬物之中。無如人最爲大。失之。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杜注曰。言追監夏商之亾。是無爲發聲。管子立政九敗解篇曰。人君唯毋聽寢兵。母發聲。母聽。則羣臣實客。莫敢言兵。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又有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責。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

輕爵祿而賤有司。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則必易之以大官尊位。尊爵重祿。人君唯母聽。羣從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人君唯母聽。觀樂玩好。則敗。人君唯母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墨子尚賢篇曰。古者聖王唯母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母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又曰。今唯母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使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又曰。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母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母發聲、母得得也、母以、以也、母臨衆發政、臨衆發政也、下尚同篇之母立、母以、非攻篇之母興起、母廢一時、節用篇之母興師節葬篇之母法無以、天志篇之母明、非樂篇之母造爲、母處、母爲樂、母在乎、竝

同詳讀書雜志。以上皆發聲。

無轉語詞也。字或作「𠔁」。或作「惄」。或作「妄」。或言「𠔁其」。或言「意𠔁」。或言「𠔁意」。亦或言「將妄」。其義一也。墨子非攻篇曰。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意𠔁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意與抑同、𠔁與無同、皆詞也、漢書貨殖傳、寧爵無力、孟康注曰、奴自謂寧欲免、又去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爲力氏作奴乎、文義與此同非命篇曰。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𠔁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莊子外物篇曰。抑固寢邪。𠔁其略弗及邪。郭象注曰、略無弗及之事亂次矣呂氏春秋審爲篇曰。君將攫之乎。𠔁其不與。愛類篇曰。必得宋乃攻之乎。𠔁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淮南脩務秦策篇、𠔁作惄

史注今本
無字無

今本亾譌作已。錢本曾本並作亾與史記范睢傳合索隱曰。亾猶輕蔑也。失之。趙策曰。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忘與亾同文。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亾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亾其今本依史記虞卿傳改作王以其錢本劉本並作亾其與新序善謀篇合韓策曰。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亾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又字後人所加。韓子史記魯仲連傳。亾意亦外儲說篇無文字。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亾意亦皆詞也。意亦者抑亦也。索隱斬亾意爲句。注曰。無還燕意失之。莊語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妄與亾同當讀寧爵無刃之莊子庚桑楚篇曰。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廻蓬蒿也。莊子庚桑楚篇曰。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廻蓬蒿也。將妄與也與邪同。郭象注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植穢亂也。失之。新序雜事篇曰。先生老悖與妄爲楚國妖與。楚策作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祿祥乎。則妄爲語助。以上皆轉語詞。無猶得無也。士喪禮筮宅辭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

幽宅兆基。無有後艱。鄭注曰。得無後將有艱難乎。又卜葬日辭曰。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鄭注曰。得無近於咎悔者乎。

無乃猶得無也。宣十二年周語曰。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隱三年左傳曰。無乃不可乎。

無甯猶無乃也。家大人曰。昭二十二年左傳曰。無甯以爲宗羞。言宋若自誅華氏。無乃以爲宗族之羞。不如使楚戮之也。

杜注甯甯也失之。甯訓爲乃見甯字條下

無不也。薛綜東京賦注日無猶不也。書洪範無偏無黨墨子兼愛篇漢書谷永傳注並引作不偏不黨呂刑鰥寡無益墨子尚賢篇引作鰥寡不益論語學而篇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漢書谷永傳引作居

不求安食。不求飽老子下篇聖人不積魏策引作聖人無積詩皇矣。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墨子天志篇引作母大聲以色母長夏以革母與無通禮記月令五穀無實呂氏春秋孟秋紀作五穀不實三年問無易之道也鄭注曰無易猶不易也荀子禮論篇作不易之術又至死不窮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荀子作無窮無亂郊特牲曰昆蟲母作言不作也大傳曰可無慎乎言不慎也文十二年左傳曰國無陋矣言不陋也成二年曰無顧土宜言不顧土宜也論語雍也篇母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母與無同言九百之粟爾雖不欲然可分於鄰里鄉黨爾不以與之乎言當與之也孔注讀母字絕句云祿法所當受無以讓也失之

無否也襄九年左傳曰穆姜始往東宮而筮之史曰君必速出

姜曰亾杜注曰亾猶無也案亾與無同猶否也莊子大宗師篇曰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亾予何惡至樂篇曰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亾予何惡達生篇曰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亾吾無道亾與無同言否也

無非也禮記禮器曰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易繫辭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文義與此同言非忠信之人則禮不虛行也管子形勢解曰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言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也

無未也荀子正名篇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言未之有也

罔

罔無也。常語。

罔猶不也。書盤庚曰。罔罪爾眾。某氏傳曰。今我不罪女。微子曰。乃罔畏畏。傳曰。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是也。又盤庚曰。罔知天之斲命。言不知天將斲絕女命也。詩抑曰。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言女不克廣索先王之明刑而執守之也。箋曰。無廣索先王之道。與能執法度之人。

罔猶得無也。家大人曰。楚辭九章曰。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洪興祖補注曰。言欲高飛遠集去君而不仕。得無謂女遠去欲何所適也。王注以爲誣罔失之。

微

微無也。詩式微曰。微君之故。周語曰。微我晉不戰矣。毛傳韋注並曰。微無也。宣十二年公羊傳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微無也。此謂上文錫之不毛之地也。言寡人得見君面。徒以君之不令臣爲惡言。激怒使然耳。而其實貳而伐之。服而舍之。無或至於滅國遷君若此之甚也。何注曰。微喻小也。積小言語。以致於此失之。說見經義述聞。

微非也。詩柏舟曰。微我無酒。箋曰。非我無酒。禮記檀弓曰。雖微晉而已。注曰。微非也。

勿

勿無也。莫也。常語。

廣雅曰。勿非也。詩靈臺曰。經始勿亟。箋曰。度始靈臺之基趾。非

有急成之意。

勿語助也。詩節南山曰。弗問弗仕。勿因君子。勿因也。言弗問而察之。則下民欺。因其上矣。傳曰。勿因上而行也。則與弗問弗因其上矣。亦未安。僖十五年左傳曰。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勿從從也。言雖從史蘇之言。亦無益也。杜注曰。雖復不從史蘇。不能益禍失之。與他處訓無者不同。

夫

夫猶乎也。歎辭也。趙岐注孟子告子篇曰。夫歎辭也。在句末者。易繫辭傳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禮記檀弓曰。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是也。在句中者。檀弓曰。仁夫公子重耳。論語子罕篇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也。

夫指事之辭也。禮記檀弓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禮運曰。是故夫禮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夫祛猶在宣二年曰。公嗾夫獒焉。周語曰。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爲也是也。

夫猶彼也。禮記三年問曰。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辭乎。荀子禮論篇。夫作彼。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夫獨無族姻乎。楚語作彼有公族甥舅。齊語曰。夫爲其君勤也。管子小匡篇。夫作彼。哀二十五年左傳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夫亦彼也。漢書賈誼傳曰。彼且爲我亡。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夫亦彼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亡。故吾得與之皆安。顏注曰。夫猶彼人耳。是也。又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稱澹臺滅明之行。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禮記檀弓曰。夫由賜也見

我。夫猶彼也。皇侃曰。文十三年左傳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十四年曰。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宣二年曰。夫其口眾我寡。襄二十六年曰。夫不惡女乎。三十一年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昭七年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行其事。十六年曰。我皆有禮。夫猶鄙我。晉語曰。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又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又曰。今夫以君爲紂。鄭語曰。夫其子孫必光啓土。楚語曰。夫其有故。又曰。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又曰。余善之。夫乃其甯。莊三十二年公羊傳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苟子解蔽篇曰。不以夫一害此二夫皆彼也。

夫猶此也。禮記檀弓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鄭注曰。夫夫猶言

此丈夫也。夫夫猶是夫也。檀又曰。從母之夫。舅之妻。夫二人相爲服。今本夫二人譌作二。注曰。夫二人猶言此二人也。祭義曰。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注曰。親以此日亾其哀心如喪時。昭十六年左傳曰。且夫易不可以占險。杜注曰。夫易猶此易是也。又僖三十年左傳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成十六年曰。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襄二十六年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然如此之人也。魯語曰。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晉語曰。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不免。又曰。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昭二十五年公羊傳曰。有夫不祥。論語先進篇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孟子公孫丑篇曰。夫士也亦無王命。私受之於子。夫皆此也。

夫猶凡也。眾也。孝經疏引劉瓛曰。夫猶凡也。高誘淮南本經篇注曰。夫人眾人也。書召誥曰。夫知怀抱。持厥婦子。正義曰。夫天下盡然也。顧命曰。思夫人自亂於威儀。正義曰。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考工記曰。夫人而能爲鉏也。夫人猶衆人也。鄭注以夫爲丈夫失之。禮記祭統曰。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襄八年左傳曰。夫人愁痛。杜注曰。夫人病。則猶人人也。昭七年曰。且吾因宋以守。句病。則夫能致死焉。杜注曰。夫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哀十六年曰。紂爲不死。其亦夫有奮心。周語曰。夫人奉利而歸諸上。韋注曰。夫人致死討紂。猶人人也。

楚語曰。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皆是也。

夫發聲也。周官司烜氏曰。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鄭司農曰。夫發聲也。禮記少儀曰。加夫禱與劔焉。鄭注曰。夫或爲煩。皆發聲。

經傳釋詞卷十 終

跋

學海堂經解。耑裏漢唐古學之書。與通志堂經解聚宋元以後說者。新古相抗。猶漢楚割鴻溝焉。如其勝敗。則未可測也。唯考證之賅洽精覈。確乎不可拔之勢。學海堂實爲金城湯池。力猶有餘。推轂助語。如王引之經傳釋詞。通志堂所未備也。夫古今儒士之於經傳。字字句句。人皆知其爲龍泉。極力磨礪之。至于助語。則棄置之。若折鈎之喙。誰復信其可以爲九鼎乎哉。引之乃兼採駢收。詮釋別裁。闡邃析微。炳如觀

火譬如奇兵之將驅策熊羆貔貅眾人不得馴擾者出翠被豹爲組練百萬之後掩其不備可謂奇觀矣若夫昏迷蚩尤霧中者則是書其爲指南之車矣

天保辛丑九月中浣江都森川政名書於雙柳舍

渡邊覩書

龍澤義吉刻

官許 天保十四年癸卯正月

京都 勝村 治右衛門

大阪 秋田屋太右衛門

須原屋伊 八

江戸 岡村屋庄 助

須原屋茂兵衛

發兌書林

